



依稀而模糊地，她記得，那是大概八十幾年前的事情。在她還沒成為血族、還沒死過一次、還沒變得懦弱之前——曾經的曾經，她作為人類生活於世。

當時，她只是個孩子。天氣不佳，村莊乃至整個國家都鬧了饑荒，雙親帶走弟弟、拋下自己向著王都離開，因為到了那裡就有希望求得一線生機——可他們只能帶走一個人。連名為恨意的感情都還沒學會，現實就轟然地降臨於她的身前。伸出手也抓不著東西，冰冷的身軀蜷縮在嚴寒的夜裡，日後想起她常覺得自己的生命應該早在那時就步入終局。

然而，那人出現了。他向著年幼的她伸出了手，握住時她發現那是雙比起常人顯得冰冷的手，在那個當下卻是如此地溫暖。他給她食物，帶她踏上旅途，教她學會文字、音樂，甚至是戰鬥以及自保的方法。宛如她的家人——不，他正是她新的家人。即便在那之後陽光下的她仍是獨自一人，至少夜裡她無須為住處傷神。

只是，直至現在，她還是不懂，究竟是人們常說的好景不常，還是她總給身邊的人帶來災難。言而總之——她並沒和他相處太久，回過神來，已經變成了血族，再次歸於孑然一身的生命旅途。

即使是日漸在懵懂間體會許多情感的如今，無論對於曾經的擁有血緣關係的人們如何對待自己的過往，抑或保護自己的重要之人的撒手人寰，她的心中仍然並沒有太多無謂的怨懟。

一切只是世界太殘酷的逼不得已，也是生命必經的歡合悲離，她潛意識中裝作對此了然於心，並且自以為是地催眠自己。

接著，時光之河潺潺流動。時間予人歷練，使人成長，也讓人遺忘，對大多數的原生血族而言，千年的時間是如此理所當然，自然地忘卻也盡在情理之內，都是無足掛齒的自然現象。

可是，之於轉化血族並不是這麼回事。

當她寫完了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本的日記，並且回頭翻閱不願令它們消失的那些回憶——她驚覺那些畫面竟變得模糊不清，不再是隨手一觸碰就能鮮明浮於眼前那樣的天經地義。

「我希望妳能活著，藉由妳，我曾經存在過……這點，只要妳還在世上，妳就會是我存在過的證明……妳現在可能還無法理解吧？等妳到了我這個年紀也會懂的……那麼，我簡單說吧。」

總有一天她會把這席話也忘記嗎？那將會是多麼可怕的惡夢呀。

「……小艾蘿，我把『未來』託付給妳。」

她早在那時就該死去了，至今的人生都是那人贈送的禮物。她是為了那人而活的。只有這點、只有那些——她無論如何都不想放棄去記憶。

「對永生厭倦了嗎？想上學嗎？」然後，她得知了那個消息。

並非厭倦長命，而且相反地——只是想好好地掌握住。

拋棄了姓氏的血族艾蘿亞，於是向學院邁開了腳步。

※

那是小小身軀的身上背負的，她未曾向人明說，而且今後也會持續懷抱的，再平凡不過的往日回憶。